

#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(四)

慧光居士

## 道忞

道忞字木陳、號夢隱、潮陽林氏子、甫冠棄諸生，雜染於匡廬開先若昧明，受戒具於慈山清，得法於天童密雲悟，縱席三載，退居於慈邑之五磊。遷台之廣潤，越大之能仁，吳興之道場，青州之法慶。後以衆請，再住天童。順治十六年己亥奉召入京，賜號弘覺禪師，隨陞辭還山。康熙甲寅六月示寂，壽七十九歲。有語錄，布水臺集、雲僑集、百城集等著。

年譜崇禎六年癸酉年三十八歲自述云：居客司兼長記室，公事之餘，得意古宿機緣，則濡毫頌之，雜以歌行近體，務極其工當。方予出家時，先師嘗命予作詩矣。予曰某割愛辭親，棄妻孥、破筆硯，所以至此者爲明道利生耳，今日學詩，於初心得無背謬歟。先師曰是也。五地聖人蓋嘗廣學象論，以備利生之機，乃至工巧技藝，治世文言，無不越量過人。今爾豈徒髡而啞羊者；後必置身人前，奈何椎魯不文，使夫教澤不悠揚百代哉。予銘之而未暇也。逮參黃蘗，日聞其痛斥方來，離毒入心，不能抵於絕學無爲之地，則益恨夫多學而識之，直欲上揭天河，下滌肝肺爲快。至是方信得大慧老人「從上大智慧之士，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，以知解爲方便，於知解上行平等慈，於知解上作諸知佛事。如龍得水，似虎靠山」之語。由是益發先秦兩漢之書，諸子百家之說，篝燈夜誦，普讀途溫，遂得毫楮之間，汪汪然來，浩浩然至，江河若決而莫之能禦也。春葵扇四首序云乙酉之役，處士孫開遠舉義嘉禾，戰歿孤城，詩以誄之：

藹藹春葵。向日而傾。曾我誓御。誰則匪臣。  
交交桑扈。晨去其枝。青青子佩。悠悠我思。  
南風不競。北馬蹻蹻。孤城援絕。聲淒夜刁。

鼓兵以出。白日爲黃。結纓戰沒。豈曰國殤。

陳顥菴先生讀道忞詩絕句云密雲嫡子小釋迦。說法雷轟天雨花。文句聲名集旗鼓。那甘沉闕在跌跏。機緣所獲究如何。北渡遊踪掌故多。得藉興朝新勢力。宗門惡諍自嵯峨。靄靄新蒲綠已抽。未聞野老哭江頭。御書樓閣巍然在。焉問煤山花鳥愁。絳雲老眼未迷離。新變爲雄彼一時。目慘腥塵門弟子。遺吟徒觸後人悲。

## 行森

行森字箬溪、號慈翁、惠州博羅黎氏。年廿七出家，參雪嶠信，信許入室，呼爲嶺南長子。信寂，參玉林琇，即日命居首座。順治十六年玉林被召，南還，上曰和尚錄中付門人箬溪之偈最好，送和尚還山之舟，可載入京一面。六月十五日玉林回至湖州，箬溪即隨舟入京，召對甚契。十七年再請玉林證道。十月十五、玉林至京，聞箬溪爲上淨髮，即命象集薪燒之。上聞，遽許蓄髮，乃止。是月廿八日箬溪辭歸。十八年正月初二復差官迎箬溪爲新逝保母秉炬。初七帝崩，亦遺詔請箬溪秉炬。康熙十六年年六十四寂。有圓照箬溪禪師語錄。杭州圓照寺初名龍溪，爲箬溪所手關，箬溪入京後，順治親書勅賜圓照寺，命所司易龍溪菴額，其希有史料，龍藏本均全刪去，近年新會陳垣菴先生始表出之。

陳顥菴先生云：順治出家之說，不盡無稽，不過未遂而已。十七年八月有董鄂妃之痛，將髮削去。玉林到京，聞箬溪爲上淨髮，即命象聚薪燒髮。順治聞之，遂許蓄髮。玉林語錄及木陳北遊集均載其事，蓋二人均力挽之也。顥菴先生又云：順治出家，爲自來一種傳說，彼據清涼山讚佛詩等模糊影響之詞，謂順治果已出家者固非；謂絕無其事者亦未爲的論。湯若望回憶錄亦記：「董妃薨後，皇帝把頭髮削去」。則順治實曾落髮也。箬溪語錄

載詩甚多，茲摘錄其絕句六首：

登高遠望自傷情。飄渺烟霞傍目生。幾度徘徊無處覓。黃鸝空囀舊春聲。（尋牛）

翠標洞口牽千箇。白占林梢鶴一羣。此處明明多錯過。枉循風月問溪雲。（見牛）

雖復柴門月色新。烟簑雨笠尚隨身。一雙白眼同終始。聊許青山避主賓。（得牛）

一日二日秋風多。馴歸短笛漫高歌。金莖不用雲中接。今夜松梢月滿河。（騎牛）

閱世堪悲猶逝水。喚人行樂是流鶯。睡濃岡上起來晚。新月依依照石屏。（忘牛）

汪汪滄海已生塵。那復重論帝漢秦。三徑祇餘殘雪在。不知梅月爲誰春。（俱忘）

晚參云：

上樓月在野。下樓月在樓。葉與雲俱落。霜仍枝上浮。江平秋萬里。人靜夜初更。彷彿寒烟外。長洲落雁聲。

頌古云：古桑身半葉。雲僧一隊歸。近者無舊識。遠望却依稀。

月上山城征馬急。雨過新水芰荷香。自此洞庭秋正好。烟波聲裏鬥漁郎。

潮至錢塘水倒流。江南江北風悠悠。樓上張騫歌復笑。笛中吹出古涼州。

示環山珍上座云：夕陽樓外淡烟籠。野渡舟橫草接空。望斷嶺南人不見。九江水冷月溶溶。

世尊初生公案云：指天指地展戈矛。直至於今戰不休。假使羣靈俱剎盡。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
臨終偈云：慈翁老。六十四年倔强遭瘟。七顛八倒。開口便罵人。無事尋煩惱。今朝收拾去了。妙妙。人人道你大清國裏度天子。

金鑾殿上說禪道。呵呵。纔是一場好笑。

陳顛菴先生讀節溪絕句云：短笛歸來唱一枝。尋牛飄渺得牛遲。今宵牛我相忘處。詩不成詩又似詩。弱水無能渡航去。雲天豈易挾龍騰。一場好笑度天子。得句今朝煩惱增。大師秉炬語琅琅。看做光明遍十方。比較清涼山讚佛。今回史實不荒唐。

### 函·呈

函呈，一名麗中，又名天然，番禺人。本姓曾，名起莘，字宅師，年十七補諸生，與里人梁朝鍾、黎遂球、羅賓王、陳學佺，輩並以高才縱談時事。舉崇禎癸酉鄉試，總督熊文燦疏薦當授官，辭不受。調僧道獨於黃巖，尋祝髮於匡山，住歸宗寺，與熊開元、黃端伯、金聲等以禪悅相契。既返廣州，主法訶林。丙戌後徙雷峯，創建海雲寺。舉家事佛，自父母弟妹子姪妻媳，以速臧獲，皆落髮爲僧尼。粵之士大夫潔身行遁，轉相汲引，皈依爲弟子。是雖處方外，仍以忠孝廉節垂示，從遊者多受其法益。歷主福州長慶、廬山歸宗、及海幢、華首、丹霞、芥菴諸刹，晚歸雷峯。康熙二十四年示寂，七十八歲。著有楞伽心印、楞嚴直指、金剛正法眼、語錄、瞎堂詩集。近年汪宗衍杆菴丈著有天然和尚年譜行世。

和尚詩稿，初名似詩，自作序云：說作吼子（王邦畿字說作山名今吼）乞予詩付梓人，已而乞名，名曰似詩。似詩者何謂也。夫道人無詩，偈即是詩，故亦曰詩。然偈不是詩，詩又不是詩，故但曰似。吼子請焉，更爲語曰子以予偈不可讀，姑取詩以示人，爲其近人也。何近乎，情近也，境近也。悲歡合離，與人同情，草木鳥獸，與同境同人者善入，入則親，親則信，信則漸易而不覺矣。噫，此吼子之說也。然予以爲吼子之知予詩者唯近，而不知予之不是詩者亦爲近。近者天下之所同也，而有異焉，然則天下之所爲樂近者爲其同也而有異，則天下之所謂樂、一人尤樂，予之不是詩，是以樂與天下，而以尤樂待一人，萬世而下，其且暮遇之耶。昔南禪師住歸宗時，遣化至虔上，將還，有劉君遠送郊外，祝曰爲我求老師一偈，爲子孫之福田。明年，南以偈

寄之，曰虔上僧歸廬獄寺。首言居士乞伽陀。（偈也）援毫示汝箇中意。近日秋林落葉多。後四十年，雲菴復往歸宗，法席盛於前，雲菴上堂有偈曰，先師昔住金輪寺。有偈君家結淨緣。我住金輪還有偈。却應留與子孫傳。噫，吼子謂是偈耶，詩耶。固非艱深不可曉，而古今傳誦，不敢目爲詩，又安知夫人之所謂近者而即遠，所謂遠者而即近耶。吾願天下勿以堅白之味、終而自安於所樂、是不但一詩也。

年譜載：康熙十一年壬子六十五歲住歸宗寺，時負笈稱盛，作歸宗山籟一百四首，自序云：我宗無語句，亦無一法與人，矧文字乎。惟是法運衰晚，眞悟人少，聰明人多，以聰明之資，久侍知識，從垂手處，揆之一千七百則，若向上，若向下，若門庭設旋，若入理深談，識解依通，往往微中。而眞悟之人，反見樸拙。故予謂六祖大師與雪峯雲門諸老，若值文勝之日，未有當面錯過者，眞人之不易識，時習蔽之也。年來痛戒門下，除舊習魯論，以其所近應酬世諦姑不在禁。若早年剃落，少一習氣，便是多一便宜。猶耽耽不已，眞可謂舍其田而耘人之田矣。吾道貴悟明心地耳，古云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。」使其獲自本心。盡天下人，目爲不通，文不達理，亦復何愧，老僧固曾習魯論者，設禁以來，不作詩文三年於茲矣。自歸匡獄，乃有山籟，由其天有所甚樂，故其籟有所自鳴也。天籟貧，故其籟以貧鳴，天籟拙，故其籟以拙鳴。貧與拙皆山性也，性既山，其籟亦山，是山籟所由發歟。世有愛予山籟，或不罪予先自犯禁，且即以此而與天下士守禁益篤，是爲善讀山籟者。

今無（字阿字）撰丹霞天老和尚詩序，畧曰戊申（康熙七年）八月老人手書命今無曰近日禪講稍暇，偶爲古詩，諸子請付梓，欲少待之不可，汝其序之。此老人之逸言，微借工部之氣出之者也。道人之所以自成其聲，以閒裕爲牢落，以峭潔爲壹鬱，內華外融，不涉境以動情，不先詞而後我。憑高縱目，據梧發聲，極雲樹之依微，盡禽魚之鳴變。當見其優游夷愉，高明廣厚，人雖目之曰境，無乃非境；雖目之曰情，無乃非情；後情境而共才華，呈神鑑而齊聲調；使荆卿易水，屈原湘江，頓變爲智河慧海。

。雖有虞氏之南風，未足比數，而老人微言道韻，木葉藏春，軒軒自遠，又可以尋常作者目之哉。

相逢行  
仗劍走平原。結客少年場。衝突烟塵裏。橫戈枕長楊。金盃換美酒。擊筑官路旁。忽馳大將檄。扶醉騁鞭韁。慷慨誓捐軀。神武威八方。飲馬長城窟。悲歌動杞梁。功成萬骨枯。誰復念玄黃。凱旋宴太平。王侯冊朝堂。萬騎繞轅門。雲旗搖日光。歎息遊俠兒。一朝名播揚。走卒無白衣。夾路皆笙簧。夜飲徹晨鷄。銀燭照垂璫。夢裏見單騎。插羽馳君王。方悔飛鳥盡。良弓不善藏。惛惛蕩神魂。覺後猶徬徨。此豈平旦心。自古多奇殃。富貴人側目。不如歸故鄉。故鄉有宗族。長幼携相望。賣劍買黃犢。吠畝追羲皇。農隙課子孫。詩書出賢良。賢良知外物。身世能兩忘。榮華鮮克終。寧澹性乃常。

### 喜枯吟還山

不是怨離別。前途非所知。所憂在吾道。世路安足悲。冬徂夏復暖。杳然無來期。桃柳覆曲欄。烏雀鳴繁枝。對景每獨坐。虛堂席氍毹。童子報歸人。未語先解頤。相見空復情。掩淚恨去時。丈夫貴肝膈。匪石終難移。豈無衆卉芳。喬松古壑宜。千尺映危樓。迢迢與世違。夙志非懶瓚。今昔傷淳漓。口舌畏異同。長貧託海湄。怪石叢高林。益厲霜雪姿。

### 秋日山居

掩室白雲巔。瞑坐聲光滅。滅處不能知。漸返覺通徹。目入紙窗明。耳透泉聲咽。開戶風颼颼。秋山天氣冽。携筇過竹坡。徑轉秋蟲切。所遇山中人。但笑而無說。我觀笑中懷。千偈難分別。以此盡世間。一切言應絕。說天天無名。說地地無轍。山色與泉聲。誰道廣長舌。未說是非無。說已教非絕。正說是非時。如聞隔垣垤。曠與喜何從。相對言辭拙。日日瞑坐中。長笑當不輟。

### 哭澹歸

人生莫不死。既死安可傷。形役一百年。終歸無何鄉。况已

六十七。詎足論短長。所傷法運衰。死者皆賢良。法眼在一時。歲月多荒唐。波旬入人心。善觀其何方。狂者中以名。狷者與世忘。忘世非佳士。徇名豈道望。名反以利終。菽林雜蘭芳。斯人向予言。相對生悲涼。已矣無其人。少壯猶茫茫。掩戶坐晨夕。淚血沾巾裳。

與王說作

君但先爲復。年來欲住山。多因酬世拙。以此樂吾閒。黃獨豈真美。青松未可刪。尚能不濺目。雲水去留間。

示阿字

大道無人識。微言爲爾開。白雲將眼去。明月照心來。坐落西風夜。行冥古徑苔。嗒然天地外。相見一悠哉。

秋杪病起得嶺南耗

山齋深掩避新寒。爐火初紅夕照殘。坐聽天風知雁急。病餘鶴骨見衣寬。五嶺招魂無宋玉。千峯臥雪有袁安。百情未盡

悲何極。自覺年來夢已刪。

秋日移榻上雙鏡樓

誰說仙人好住樓。道心如水意如秋。窗中十里湖光冷。林外千峯月已幽。今夜不教天入夢。當時已見海無漚。抱襟獨坐寒更迴。白眼碧霄兩不收。

金太史正希殉義（諱聲南直隸人）

頭目髓腦君甘捨。山河日月淚難乾。可憐石上三生話。回首歸宗夢裏看。

歸宗夢裏看。

黃司李元公殉義（諱端伯江西人）

品行文章第一人。曾隨匡嶽憶前身。分明學到無生處。博得浮名各舊因。

匡山懷贖人弟

歸臥廬峯憶舊因。夜深誰共侍瓶中。千株松柏前朝樹。萬里關河羈旅人。明月未殘竹影寺。黃雲長蔽雁門津。艱難閱盡頭先白。兄弟遙看淚欲頻。

哭千山贖人法第二首

鶴原北望霧雲重。白草堆中古寺松。萬里誰教還馬革。千山

今後號熊峯。死當邊野非吾意。終誤才名惜此宗。椎拂縱橫知負汝。（弟索予法子未及遣發遽聞訃音）白頭吟些欲何從。斷舌何年悟世親。虛庭六月憶天人。徘徊行處蠻烟淚。想像空山塞雪新。匣裏恩書緘碧血。磧中遺履拜黃塵。臨風俯仰慚孤調。愁對秋高白雁翔。

題千山剩人可和尚眞

一滴曹源向北流。順流容易逆流難。神龍破浪無尋處。留得威寧紙上寒。

陳顥菴先生讀天然詩絕句云：江山易主索誰償。簪紱從王事可傷。正誼肝腸同氣淚。懷人感事不尋常。歸宗山籟爲何來。莫笑枯禪禁白開。文字既明生死徹。瞎堂垂世有深哀。師弟山門韻各拈。不關詞藻飾莊嚴。回頭悟得甘心處。纔是雷峯傳教漸。

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38頁）

變化，即會帶來整個文化性格的轉變。誠如基督教使古代文明轉變一般；或是回教使外教的阿拉伯社會轉變一般。因此，先知和宗教改革者，由於他們對生活的新看法——新的啓示，變成直接的或是社會轉變的最大主動者，雖然他本人也是社會因素和古代文化傳統的一產物。

因此，世界文化的大階段，是與人對實有觀念轉變有着關聯的。在原始條件中，人們在弋獲食物，並不需要理性目的，或對實有觀念的反省，當然也不能說是有文明。眞文明的黎明，是從發現了自然律而來的，或更是由於人對大自然力量，有了成果合作的可能性。這就是愛拉姆（Elam）、巴比倫和埃及的原始文化。這時，是高度農業的發明、金屬的製造、文加與日曆的發明，以及君王、司祭制度和政治組織。

經過幾千年的文明進步，直到對實有新概念的到來，遂開始對古老世界的轉變，時在紀元前第五及第六世紀，亦即是希伯來先知時代，希臘哲人時代，佛教及孔子時代。這一時代代表了新世紀的黎明。